

藝文大衆

170314



第二期

一九二八年十月廿日出版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編輯餘談

這一個年頭，真是不毛之年，大家都因為被罵得怕了，所以屁也不敢放一個，結果弄得這一期，大半都是翻譯，創作只有寥寥的幾篇。貧苦的我們，又加以多病，萊蒂病了，我也同病了的一樣。Musset 的 *La confession d'un Enfant du Siècle* 大約三四期後可以譯完，萬一譯者還健在，那總想把牠繼續登載下去，在這樣的一個小月刊裏，勉強可以對讀者告一聲無罪的，就是這一篇大著的翻譯，請讀者諸君能夠賜以一點好意的指教。

別的話不願說了，說了也是無益，就此與諸君暫別，等下一期再見。

還有許多與我們表示好意的讀者，賜信來指教，並且和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來討論，無奈夏先生病重，我也同死了的一樣，不能在這一期裏登出奉答，應請賜教諸君原諒，等下一期再說。

達夫記

一九二八年十月

目 錄

食人人種的話.....	173
法國腓立普作	魯迅譯
追念.....	181
英國喬治摩爾作	秋遠譯
雙影（續）.....	197
	葉鼎洛作
幽怨.....	255
	一林作
儉.....	257
英國瑪麗萊作	夏萊蒂譯
黃昏.....	271
美國查拿嘉爾作	樂芝譯
一個現代人的懺悔.....	283
法國米賽作	夏萊蒂
我倆的黃昏時候.....	329
德國李瀉特代邁兒作	達夫譯

歡戰鬪的人們，也覺得好像在玩一種什麼戶外運動，以運動而論，自然也未免有多少過激之處，但倘若看作一種手段，藉此來達體育保健等顯體面的目的的，那就當然成爲應該的事了。

在謨泰拉司部落中，一定也有奸細的，因爲最近他們向隣接的部落去遠征之際，他們不過發見了住民逃走之後的空部落。那是一定有誰去通知了他們的來襲，所以敵人便逃跑了。黑人是決不加害於自己們的一夥的，這個謨泰拉司的勇士們，也沒有在敵人的村子上放火。而他們向故鄉凱旋的時候，只將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作爲俘虜，合計帶了兩個人。這在他們，也並非有什麼另外的惡意，不過要表示他們所化費的時光之正當的理由。

謨泰拉司的勇士們當凱旋之際，從本部落的女人和老人們受了非常的薄待。無論那里的老人，是部像法國的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共和黨的。他們看着我們造成的共和國，顯着幾乎要說“現在的人們是做不出一件滿足的事了呀”的臉相。至于女人呢，她們是，無論在什麼時代，總向男人這樣說，

——你還是在家裏看看孩子的好，因爲你的事情，我能更

好的給你辦的。”

他們還被嘲罵爲敗北者，因爲他們尋不出可戰的對手，所以也沒有背了戰勝來。勇士們對於這辱罵，恰如對於不名譽似的，精解了一場。他們這時候記起了一件事。就是在白人渡來以前，他們曾經喫過敵人的肉。他們以爲提起這傳統來，一定能博父老的歡心的；況且講到喫，也該可以給貪嘴的婦女們的感情高興。他們自己，原也並非樂于做食人種的，然而事出于不得不然。

他們的回答，是這樣說，

——我們雖然只捉了兩個俘虜來，但這是爲了將兩個都喫掉的。”

看起來，俘虜來的女人是出色的女人。她二十歲。她是胖胖的。她的肉色，是帶紫的黑色，腰的周圍尤其肥。她爲大家所中意了。人們說，

——是的，她該是很好喫的。”

然而，那孩子呢（她不過上了七歲），就是骨頭粗，手脚却又小又細。因爲先前的食料太不好了罷。恰如專喫不消化東西的人們的肚子一樣，她的肚子鼓起着。僅有的一點肉，也很

寬鬆，不堅緊。

多數的人們嚷起來，

——這樣的孩子，那里有可喫的地方呢！”

謨泰拉司的勇士們，決不是殘忍的人們，他們還在專心避開紛爭的，所以用了調停的口氣回答，

——沒有法子，留着罷。好好的養起來，會肥也難說。”

他們對於決計吃掉的孩子的母親，他們也決不蠻來的。不用屠牛者，却使一個巫女來殺。這巫女，同時也是一位神官。他們決不將這俘虜的女子，來做野蠻的本能的犧牲，是用她來報復愛秩序和正義而強有力的諸神的。所以喫這受難者的肉的祝祭，特地不在平常日子舉行，却選定了宗教上的祭日。

黑人是信仰很深的人。沒有一個遲到的。祝日的早晨，便聚集在村的廣場上的麵包樹蔭下，老幼男女，和酋長的家眷一起，等候時間的到來。

規定的時間一到，執事人便分送了各人的份兒。

大家喫了。

然而這祝典，却沒有大家所高興地豫料着那樣的快活。

雖是會衆中最殘酷的人們，一聽到那做了犧牲的女子的

還體的女孩的哭喊聲 也不禁有一些不舒服。好好的祭日，給一個不做美的女小孩弄糟了。憤怒的私語，從各處發出，

——那賤種，也得放了血纔好！”

然而許多女人們，和嘗過了人生的苦辛的經驗的幾個男人們，却回答道，

——不要說那樣的話，那娃兒，就給這樣靜靜地放着罷。”

大家都被這女孩子分了心。慣于撫慰小兒的母親們，從自己的碟子裏挾出煮透了的美味似的肉片來，送給那孩子，一面說，

——瞧這個哪，很好喫的，來，好孩子，喫罷。”

可憐的孩子却誰的話都不聽。她將小小的自己的指頭插在眼睛裏，只是哭，彷彿她要取出更多的眼淚，撒在四方上下似的。當啜泣中，她間或叫喊。她說，

——要母親呀！給我母親！”

——對你說過，你的母親是死掉了的，好不懂事的孩子呀。”女人們回答說，

因為太不聽話了，誰都生氣，想呵斥她一通。無論怎麼說，牠總不喫。大家惱怒起來了。將一聲不響的別的小孩給她看，

——看那個男孩罷，他不哭，在和大家一同喫哩。你也莫哭了，來喫呀，呵，喫起來有那麼好味兒呢。”

但這說諭也無益，那愚蠢的女孩只說着

——要母親呀！還我母親來呀！”哭得不肯歇。

一個男人來搖着女孩的肩膀，指教道，

——喂，不要和肚子鬧脾氣，喫罷，喫罷。”

就是這樣，從宴會的開頭到煞尾，她總是哭。因為她發了非常的大聲，到後來，竟至于大家的耳朵也痛起來了。但是雖然如此，看她哭着專慕母親到這樣，便是平日不很喜歡孤寂的人們的人們，也不禁漸漸發生感動。母親們告訴自己的孩子，說那是很好的女孩。誠然，在這女孩的悲痛裏，是有着很美的一面的。

——看那女孩罷，不哭甚麼。那是因為她的母親，遭了不幸的事呵。”

向着不孝順的孩子，便是

——即使我死掉了，你也不見得那麼哭罷。”

有些人流着淚哭了，那從小便是孤兒的男女，和經了不幸的少年時代的人們，他們說，

——我很懂得那孩子的悲痛。真的，在那孩子，這世上已經沒有一個肉親了，當那麼幼小時候，當然，那是淒慘的。”

其中竟還有了向部落的勇士們說出不平來的人們。

——你們為什麼不就將這可憐的兩個人，留在她們的故鄉的呢！”

多話的女人們即刻說，

——瘋話呵！即使我們遭了殺掉的那個女人似的殃，你們是也以為不要緊的哩。”

勇士們知道對於他們的詰責是重要的，竭力辯解道，

——這不是我們的罪過呀。今天的祝祭，是因為我們從遠征回來時，大家都是很高興的樣子，實在也不能不開這樣的罪過的筵宴了。原來是想討大家的歡喜的，但到現在，便是我們，也像你們一樣的在後悔。”

的確，這筵宴，是淒涼的筵宴。一個孩子的眼淚，就夠在國民全體的心裏，喚起道德之念來。酋長站起身，說，

——不要為這女孩哭泣了罷，因為我感于她的誠心。要收她為義女了。可憐，死了的母親，是已經遲了，一點法子也沒有！只有因為她的死，弄出來的這悲哀的事，但願作為我們的

規誠。我們永遠不要忘却，人肉的筵宴是悲哀的，而不給一點高興的事罷。”

會衆都垂了頭，而在心底裏，是各在責備自己，竟犯了那麼可恥的口腹的罪過。

譯者附記：

查理路易·腓立普(Charles-Louis Philippe 187 - 99) 是一個木鞋匠的兒子，好容易受了一點教育，做到巴黎市政廳的一個小官，一直到死。他的文學生活，不過十三四年。

他愛讀尼采，託爾斯泰，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；自己的住房的牆上，寫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：

“得到許多苦惱者，是因為有能堪許多苦惱的力量。”

但又自己加以說明云：

“這話其實是不確的，雖然知道不確，却是大可作為安慰的話。”

即此一端，說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。

這一篇是從日本獨口大學的“腓立普短編集”裏譯出的，是他的後期圓熟之作。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靜的飄喻，至於首尾的教訓，大約出於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，在我是也並不以為的確的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。

追 念

英國 喬治·摩爾 作

秋 蓮 譯

我初次看見她，是在宏敞的威斯得明司脫大會堂裏——看見她的尖削的龐兒，她的紅色的頭髮，她的雪亮的牙齒。第二次我看見她，是在她自己的家裏——是一所改建的村舍，一半兒是別墅，後面是打麥場，一部繁響的打麥機，一個鴿棚，毗連着馬廄，常常聽得馬具的桔槔聲同馬夫的斥叱聲，好像那肥大的耕馬從沙田裏工作回來或出發到沙田裏工作去。她便在一個種滿各式縱樹的花園裏，一天到晚培植着花兒。晚上我們相聚的那隻客廳裏，她的丈夫默默地吸着烟斗，那幾位年輕的女兒，棕色頭髮披在她們的背上，便玩着雙人跳舞，只有她一個人說笑個不休，她的說話很流暢，她的笑聲很宏亮，那時，我剛只十八歲，非常熱切的在研究宗教問題，有一天，我告訴她，我帶在衣袋裏的書，有時候要研究的，是康德的“純粹理知論”。

我對她講這本書的價值，似乎一點也引不起她的注意，她顯然缺乏討論宗教問題的趣味，使我很詫異，因為她確是一個虔敬宗教的婦人。我真不懂怎麼盲目的信仰便能使人滿足的呢。有一天，在花房裏，我閒蕩着在那裏，她便對於“理知分類的演繹法”那章書說了許多閒話，並且，還笑說道，她要把我叫作康德了。這個綽號並不得到她家裏的別人承認——別人是替我另外造了一個更加容易喚起他們的想像的綽號——但，她却總保存着她給我的綽號，在我們做着朋友的那麼多的時日，她從來也不曾叫過我別的名字。

爲何我會同這般人做朋友，這是沒有理由可說的。我們在性格上，氣質上，都是相反，不過，有些地方似乎是相同而已。如果說，兩方面總有一方有些兒心意存着，那麼，在我方面是一點也無心的，那時，我完全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孩子，我的青春是一個大夢，我的朋友都是夢裏的憧憬。我看朋友，我瞭解朋友，是同一個人躺在豐茂的草地上，仰看着天空中夏雲的幻變，瞭解夏雲的幻變，一樣的莫明其妙。就是這種樣子，我再三再四的去拜訪，一直到我知道那個戴着高帽子在沙田上散步的老爺死了，我的這幾位朋友搬家到一百多碼遠的那所房子

裏去——那是一所意大利式的房子，隱蔽在沿海一帶的榆樹中間。在他們的新屋裏，我纔覺得他們比較先前我覺得的憧憬切實了一些，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舞臺上的戲子，那新廂房的建築同新花園的花木，使我也感到好像是看舞臺上的背景，我離開他們也便同我可以離開一齣戲似的，走上了人生的別一條線索後，便即使在我什麼都想了起來的當兒，也很少想到他們了。幾年過去了，到外國去了很久的一踰，回來後，我纔在倫敦又偶然的碰到他們。

從新又再三再四的去拜訪。我的這幾位朋友仍舊都同當年別離時一模一樣，他們的屋子也和當年仍相同，他們的生活的治理也與當年一點兒沒有改變。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一點兒心意的變動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同她的一個女兒在花園裏散步，纔一種家庭的意識忽然到了我的心上。從此之後，我似乎常常要知道這幾位朋友，他們似乎是我的人生的部份了。這是一種忽然的銷魂的愛情之甦醒，人生好像同黎明時的田野一般的開展出去，在許多新的不可思議的式樣裏變做清晰而切實了。尤其使我驚異的，是我發覺了我自己竊慕着她，那個在十五年前看見她一點也不懶粧的婦人。她此刻是五十五歲了，

但，看她那麼小姑娘兒似的相貌，那麼姣嫩，那麼瞭亮的笑聲，誰也不會相信她是這麼大年紀的。無論如何，我明知道她是比我初見她時老了十五歲了，不過，這十五年的光陰，却帶來了彼此的瞭解和同情的心意。我倆變為知己了。我留意她所穿的衣服，告訴她，我最愛她穿什麼。只在我呆呆地望着她，詫異着她在花棚裏戴着一頂舊遮陽帽，帽邊上插着一朵憔悴的鸞粟花的時際，她拒絕了我。她常常要喚道：“不要看我呀，康德。”我知道我是像一個印度來的老醜婦了。”

“你好看得很哩，”我說，“戴着那頂舊遮陽帽。”

她放下了澆水壺，笑着把帽子脫下了，說“這倒好看哩。”

“一點也不。你在花房裏工作的時候美麗得很哩……我喜歡你這種裝束比你到勃雷登去時候的那種打扮更加喜歡呢。”

“你這樣的嗎？……我以為你最喜歡我穿那件新的黑羅衫呢。”

“我以為我是不論什麼時候都一樣的喜歡你的。”

我們面面相覷着。有一種強烈的愛情在我們的友誼當中。
“這不是奇怪嗎，”我說。“我初認識你的時候，我對你，沒有我

現在對你這樣敬羨的一半呢？”

“這怎麼哩？那時，我還完全是一個年輕婦人哩”。

“是的，”我說，心裏懊悔着我剛纔說的話，“不過，你不看見，我那時只是一個小孩子哩——我生活在一個夢中，很難看清楚我遭遇的什麼的。”

“是的，當然，”她快樂地說，“那時，你是非常的年紀小，你對我，不過當我是一個兒子養得很大了的婦人看待罷了。”

她扣起着衣裳，手裏捏着那頂她說使她弄得像個印度來的老醜婦的遮陽帽，陽光照到她的紅頭髮上，這頭髮此時是已經稀少了些了，但，一口純白的牙齒，卻每顆都是像精緻的彫刻品，那個美麗的狐狸似的面貌上也細白得一點雀斑都沒有，她的姿態更特別顯出一點也沒有老年的痕跡，如果她同她的女兒一塊兒在房間裏，我還是竊慕她哩。

有一天，正在貯物室裏尋一張棕色的紙來包一本書，我跨過了一堆舊藏書。如果我碰見了一疊辣斐爾的畫，我也不過這麼的吃驚。一張也沒有什麼畫，不過是二十冊手抄的藏書，在一家從來也不讀書的人家裏。我看那寫着的年月，——三十三年以前了。這時際，她在地板上拾着爛蘋果。

“誰能夠，”我叫道，“常把這些手抄的藏書放在這裏呀？”

“啊，這是我的藏書，”她說。“當年我同巴烈脫先生訂婚的時候，我常是讀這些藏書的。你一定早已聽得過他的名字——他手抄這些香艷體的名著的。那時，我是非常的愛讀書，他同我常常在雲士華斯地方的那個古花園裏談書論字的。現在那個花園是早已完全改造過了。”

這種忽然的發現已經墮滅的嗜好，同情似乎把我們更拉近了攏來，在那寂靜的貯物室裏，蘋果的香氣中間，她的面頰用全付她的小姑娘兒的精神發紅了。我瞭解她也瞭解得好像我是同她當年一塊兒生活過來的一般。

“你從前一定是一個極可愛的姑娘。我相信如果我當年早認識你，我一定會向你求婚的。”

“我相信你會的，康德……你可是以為我從未讀過書的，所以我現在總不看書嗎？你決不會想到我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如何的愛讀書呢，如果我同巴烈脫先生結婚了，我相信我早成了個女才子了呢。但，笛克來了，我的爸爸主張我同笛克是一樁更加相配的婚姻，此後我便有小孩子了。那時，我們是窮苦得很，那老爺是從來也不肯資助我們的。”